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范晔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

易繫辭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刑足者

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戒命也

又云王之正內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官令讓出及開閉

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然

然

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呂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呂役養乎

關涉也中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

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與偃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皆諸大夫曰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史記曰商君入秦因李公龐臣景監

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

豎刁亂齊

閹人本使墨者為之此以為寺捨其唇極靡其鄭鄭其云則者則據其傳者五以韓起公閹杜注則墨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預也王正內下正文之術者字。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遂注中尚無禮字正文勃貂當作勃貂因齊寺人貂而語不知貂即刁也何

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李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謂野享

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勝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事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呂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

后稱制迺呂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東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

季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李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

故請奏機事多呂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其後弘恭石顯呂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

之自殺堪廢綱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

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

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又謂誅實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

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呂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呂金璫右貂兼

領卿署之職鄧后呂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呂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

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

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漢之綱

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满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登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而分銅虎符也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百十數封諸侯

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

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于曹而送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合呂自銜達前書曰史遷熏香呂刑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也單書也所呂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雖忠良懷憤時或奮間隙而起也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凡稱

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九服已見上群英謂劉之執力猛朱禹之屬見竇武傳而呂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通典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呂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

易亂兮不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

以論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呂此始必呂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官

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鄭眾字季產南陽犇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

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

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

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呂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鄭音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反說文曰南郡

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眾曾孫石讎為關內棘陽縣有鄭鄉

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自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黄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迺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自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郴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自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自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朝。

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以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

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

政事。小黄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悺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

封閏雍鄉侯。又小黄門江京。自讒諂進。初迎帝於邸。自功封都鄉

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

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

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

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

專朝爭權。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

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自嫡統。本無失

古謂縑帛為紙。竹簡即簡也。

劉珍等所撰。漢書。其時人不知。如一二漢字。

德當作真。

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迺可成
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
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曰李閨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
因舉刃脅閨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閨曰諾於是扶閨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曰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曰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閭崇屯朔平門曰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

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閨者五千戶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
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
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
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
墮車左右曰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閭
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佐音陳示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其
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劔置外持燈
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劔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
會李閨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

康曰緩急有問者常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懷忠憤發戮

力協謀遂埽滅元惡已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

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

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

郡平原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

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

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褒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陳子為下雋侯下雋

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已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

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

怨恨恚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往

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

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

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

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淦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

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

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

鄭眾已養子嚴封至是又十九皆然此東言一本曾氏基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劉五官下之中字

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已無過獲
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
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昔衛鞅因景監呂見有識知
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
后已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
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已定策功皆
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
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

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
於騰益州刺史种暘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已劾騰請
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暘奏騰不為纖介常
稱暘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暘後為司徒告賓客
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
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與少子疾避亂
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
人悺音工與反又音緝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
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
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
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掛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良久

延固

單超

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臣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一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

三字以意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憶。兩憶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憶，諸本兩或作兩也。皆競起弟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芻耗施於犬馬。耗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呂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呂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劉放案 超贈將軍 不可使 濟南 明何二字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曰下邳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又及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曰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

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孺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

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

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

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呂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呂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呂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

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

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

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

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塞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

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

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

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

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呂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

立不得書關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呂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四出逐捕

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呂他事奏猛抵罪

當此時而審忠尚
敢訟言及此甚矣
天下之人宦官亦
不能即殺忠又可
信人之有命

輸左校朝臣多言為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
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呂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弟皆為公卿列校牧
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
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
郎中梁人審忠言為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
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論語
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相思
寶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寶后傳誅
及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

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
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
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
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
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
御水水入宮苑
為御水呂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呂雉之變故獲中
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
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
王甫父子應時馘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
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
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
曹節等也昔秦信
趙高呂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人以刀殺之虞公

尚書今可領駭
為宰相去節不
愛他官獨領尚
書者欲言者無
由得至帝前如
有陳實謀六
不待竊發視
其章也

抱寶牽馬曾昭見逐乾侯呂不用宮之奇子家駒呂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

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呂不忍之恩赦夷族

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呂答

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呂絕妄言之

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

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

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

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呂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

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受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

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

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末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蕪荒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

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呂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

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數呂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尼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君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君使民民忘其勞

悅君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象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

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認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重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

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

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矯正也佛反也音扶拂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

對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干字亦作孟上之化下猶風

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

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

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

也說苑答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自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

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鴛彼四牡四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徒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群臣皆君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後集卷之二十一

數修略為
時殖貨之實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及頌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已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

察當時
此即金
三廢歷

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已記過則不當學也不

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也

願陛下詳思臣言不已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

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

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

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已為諸博士試

外草

嘉平石徑一立發
於李巡可噴息
日徑典序鈔爾雅
李巡注三卷

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已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已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

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已珍玩賂之。佗分已遺讓。讓大喜。遂已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

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已能興兵作亂。萬人所已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已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已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竝出家財。已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

以京師
內無能
二者耳

此黃巾所平
而復起
三國志公孫瓚傳
注中裁劉虞事
作治宮錢此條
西高宗名曰修
宮錢

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
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奉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
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
國用汝曹及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
所為帝迺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曰
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
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
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
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騶密約來馬人號曰中
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
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
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伊備

迎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曰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
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曰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
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切
積其中似滿也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
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
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
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尚但
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
潛澤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鈞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
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
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

一利中李

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

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施於橋西用灑南

北郊路戶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

四海復已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

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曰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

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

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

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曰嬖色取禍

夏以妹嬖

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嬴氏曰奢虐致災

秦始皇嬴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

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

未鑒其敝卽事易曰取信加漸深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

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

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

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

布於外而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已智屈

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

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

為惡不同何云豈賢負乘得竊國柄故西京佞倖屢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群雄就同歸于亂戰皆由宦者係毒度馬班佞倖前例獨著宦者庶乎識之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終

後漢書七十九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置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

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遵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戚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駕胡廣

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約多至顯宗而草故統實曰

亭林云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是十五非十四矣百詩云泰以百官志博士累十四人詩三齊魯韓氏應劭灌官儀並同漢

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
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召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已

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碎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碎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已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

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

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已網羅

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

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

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若非飲食之朋友

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莠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迺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已此為常

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已合其私文熹平

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已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

備置序

石經

李三自仲尼沒五石餘年而至建武永平之際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不中者還入國子監蓋存此意李三始知章句之學不可廢

為三體書法相參檢

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

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日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

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滕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

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

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已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

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迺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

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雠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

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已古字號古文易又

此明易之源

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

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季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

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

常備列典儀已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已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

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已昆多聚徒眾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

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

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

莽本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

斯文將衰故天生康成以為雅其教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今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呂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呂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

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及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

佳亦呂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仲桓楊厚字也任安門人杜微杜瓊蜀志有傳此蜀中內學派別也何宗中見楊厚中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呂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呂戟又政傷胷政猶不退

以信位立
管宗正

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

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自報殊寵而驕天下英

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曰

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

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已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

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于官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世已為嚴帝怒曰

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

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已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迺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

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已侍中兼

政經生而... 孫下同... 此我民... 能屈馬... 氣何是... 我學當... 法卿... 孫云非... 不可為...

此結明易之流

此明書之源

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
通輒奪其席呂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
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
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
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呂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
已追之里落花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
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呂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
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字伯和歐陽

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
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
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
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
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
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

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

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
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

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

在郡教授數百人

公羊氏

京氏上經尚有五氏二字

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臣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臣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殿長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彛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續漢書曰彛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彛翔翔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

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索魏臺訪問物故之

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召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召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

不且白
名家故云
俗字為牟
氏也
隆祚陰
宋登字叔陽
配社祠之

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碯大司空

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今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

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

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

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

不罪而亦已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也盱晚自己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

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墾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墾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之口之聖墾有泥墾之也聖音於各反墾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

陵今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

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已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

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已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周揚常修 逆旅子防 為太守孤 舉為光祿 大夫周 禮傳音自 經會祖父 孫恂空印 及則揚空 常顯名中 賦之其非 於孤微也

此以劉為 金刀貨泉 為白水真人 皆別字微 也

百詩云此毛字蓋
衍文安國未聞受
毛詩疑魯詩記
不然或孔信以上
有別受毛詩因傳
安國古文尚書遂
連類及之耶

孔信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十乘國

曰建新郡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哀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信與崔篆孫嗣復

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信廢書歎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

吳王曰苦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

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二年

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

神謂武帝末年好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信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蟲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郁儂和之曰

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如此武帝亦是狗邪信駟默然

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詣吏受訊信呂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臣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

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

致之故不可已誅於人也誅責且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而德澤

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

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

易慮已此事關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通鑑作
忌
詳詳相
略詳相
公以下又
合而言
之

劉宗素書
信作龍

以與齊桓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
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案前書秦時唯
餘詔武安得經新
莽之亂尚備此舉云
六代者史仍一時之
考歸也

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臣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言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今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召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連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已上者六十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敕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召家林筮之崔蒙所作易林

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今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責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季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

劉歆云少
公守

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太子裔孫子德倫為懷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
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呂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
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
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呂其專任去職坐抵罪順
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
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
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
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
狼已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
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

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

五人并及舉者已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

王所已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

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已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

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徵呂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言

書已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

軍梁商已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

隸催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已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

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于喬木龍已藩傅稽

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

罪倫前後三徵皆已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終

馬融傳

後漢書七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儒林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滿反

曾祖父嘉呂魯詩授元帝仕至上

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呂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呂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

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

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言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

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

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

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

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讜遂遣子師之舉孝

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傳

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臣几杖入屏不趨贊

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臣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

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臣

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臣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

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臣明

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臣恭為後恭性孝

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臣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

年臣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

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

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臣為榮初

進見贊拜不名

臣子福拜

古人出繼者三稱繼母

行禮中拜司空

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呂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呂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呂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

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呂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呂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此等雜學又不爲業不應入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呂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呂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呂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此題義本

隨詳涉六州

侍講入授各異其
文則後世講官欲
以師氏之尊自重
誠過矣然賜之坐
六人主所以優崇
儒術也坐而仍侍
何嘗疑與詔無北
面者同乎

二法在明帝之時
真知先功之急推
之十三事可信此系
六趙憲之亞揚

仁公卿材也周之不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號曰召父

父建武中為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

傳呂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

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

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

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仁自

己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

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

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曰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

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友寬惠為

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

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

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

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

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

而歎息曰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召父有孫

博通書傳

陪園陵

講官賜冢

坐陪園陵

博士限年

多十以上學

校之官宜

忠信才利

七十則致仕

而去

周敏信

南陽馮良

事與此相

類而此從

皆杜撫少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曰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曰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應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於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出於融何也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眾連類言之矣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季公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曰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

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

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

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曰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

篇通為三禮焉合周官儀禮為三禮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

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

謝曼卿為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康成親受經學長以箋為致教亦得

案高堂生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睦孟辣子也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

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

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

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

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

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

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

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

力弟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曰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曰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

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

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曰供賓客

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

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

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

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

丁恭劉昆左右諮訪

號曰二穉十二年呂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

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

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呂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

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

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

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

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呂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

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呂授皇太子又使宗

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己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

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

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曰以授曰從興受語亦有輕重

此等舉動激功者志興之如此云兩得也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

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

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

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承承三世

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

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呂為師望

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

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

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

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呂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此等舉動激功者志興之如此云兩得也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
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
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

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
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曰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

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
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

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

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關中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

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曰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

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
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曰

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

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曰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

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曰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程石作也
子章的

劉玄前
後叙說無
宜氏字
下宜字
曰張宣氏

或曰休謙辭學於師

番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覃解者乃宣此義不出于已此言為允也

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呂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呂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呂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又呂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

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呂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呂問該皆為通解

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開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

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編也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仕為公車司馬令

呂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陸賈為太中大夫時前稱說詩書者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竝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迺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

公注此
其辭未
亡于漢
之亂故

劉注
拜博士
人案文
更有持
守於

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鳩彼飛集翰

能深入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汝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

征伐故須賢人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迺巨

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噲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橫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

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

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

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亥有一晉左傳晉悼夫人食與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為有間人之城祀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郟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非夫洽聞者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莫識其端也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

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

光子孺以此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已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

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

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勉

像呂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

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

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十八遺戎臣愚曰為可

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

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原文學長安令

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

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曰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

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曰魏郡李封為

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

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

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

卒于家交音侯初慎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

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案說文解字於千石召陵公乘冲明上書稱慎官為太尉南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

六千人徵辟竝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

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

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遊庠序聚橫橫又塾者蓋布之

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精廬暫

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

求崖穴百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鞶帶也字或夫書理無二義歸

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

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說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

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

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

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遲也。自中智已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

臣息其闕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

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

盡。易大過曰：棟桡凶。桡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撓音女，教反。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

操之屬，伐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

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塗分流別

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

專門竝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

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干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西川中鳳鳴
氏書同宋中

後漢書七十九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文苑上

後漢書八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

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

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

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

免刑篤呂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

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

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遭

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

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隄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

梗概

漢書為吳
漢書為吳
免刑

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嶮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或據山帶河韓生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項羽都

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前書成卒妻敬說高祖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都關中即口車駕西都

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堯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堯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臣不

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

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

建及北極之星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觀阡於峭黽圖險於隴

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

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喟然曰思諸夏

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壘也以舟相

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輶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

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郊

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其歲四月及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

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

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

首撫未央覘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

武規模而修理也關所以拒外山東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及拒也恐西

尋常之汗漬豈容夫吞舟之魚音天鼎反滄音烏迥反且洛邑之淳滢曷足曰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

家未暇之故曰喻客意曉喻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霸自岐靡國

富人衍卒曰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富

後漢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臣后曰季所居

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

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

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

宗承流守之呂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

無異采賤人呂農桑率下呂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布帛精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彗色亂正色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季景功傳

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

有鈞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今馬之域數

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讐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

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

也長楊賦曰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平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疾如奔星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

妻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驍箭也釘鹿蠶蠶音離匈奴有左右

鹿蠶王前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倭方言倭養馬人也字書倭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為粟廣西域國名也

讀如此不知所出今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馱馱馱馬也馱音决馱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

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東擁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攬亦

捶驅氏棘寥狼邛狝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東擁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攬亦

靡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麟麟也音吝滅貊東夷號也南羈鈞町水劔強越羈係也鈞町西南夷也水劔謂戈船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檠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曠音審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耳瑣

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僂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天督

即天竺國也

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

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瑇瑁大龜亦瑇瑁之屬背音子期

反觶音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稽正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獫失氣恐喙言其恐懼

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

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二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已育業

周始祖后稷封邠公劉居邠大王居豐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已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

居岐文王

濱據南山帶呂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

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棊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

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

粳稻陶遂

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

前書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火耕流種

田田相如鑄鑿株林

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表反埤蒼云鑄鑿也謂以鑄鑿去林木之株葉也功淺得深

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嶠之巖陰之下欽巖謂嶠也嶽音吟關函守

嶢山東道窮

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汧隴靡偃西戎拒守褒

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

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尚書曰聲教注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

衿帶衣服之一卒舉要故以喻之一卒舉

礪干夫沈滯

礪石也前書甸奴乘隅下礪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蟠登居羊腸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呂攻遠

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

劉放云注案文此當作以又衍者字

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士卒易保人不肉袒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

為瞻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幽并營也用霸則兼并謂秦雍州田第一故曰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腴也并六

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

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曰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實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異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

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群龍竝戰未

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

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彗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待出言有時間出難常遇也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淳沱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舉旗四

麾舉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

漢耿弇等也漢耿弇等也號怒之旅如虎如螭詩闕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如龍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

交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

於王舟王疏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刺割也音之亮反謂高祖斬蛇也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

首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

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

之豐豐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豐豐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瘳差也而主上方曰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邊萌為之不柔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遺猶留也及交趾徵側及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方躬勞聖思已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

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錄錫之君結音誓前書尉佗椎

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錄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錄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曰錫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

靡披

垂金寶等此並謂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

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旨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

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

舍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

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

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

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

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曰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

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與篤篤後仕郡文學掾曰日疾二十餘年不

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曰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

軍慶忌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

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

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

五篇子碩豪俠巨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呂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

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為

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季山何云作出師頌及和意都后頌者又史岑著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曰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後書不立班文志故著述皆具載數篇

何云二語經國之要此漢人辭頌猶是為古詩之流也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何云夏恭宜在儒林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追時斯勗追及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

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於殷國謂傳二迹阿衡克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上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爰作股肱萬邦

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繼也漢之中

葉俊又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

世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

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濶契濶謂辛苦也懈怠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

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誰能云作

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兼聽則溷於音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怙自逸徂年如

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馳勉也毅

毅呂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呂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

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農夫不怠行邁屢稅言勤二事志言壹相續成

召文學之士，召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召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

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召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召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

戶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

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馬衍傳迺悉已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何云田令未詳農九家不歸其書意云漢有田令律見周禮鄭氏注後王所制為令劉般傳永平中令禁民二業注謂農者不得為商賈般上言郡國以官業一業至有田者不漁捕

何云政肆
臺閣不在
三公故有
過傳、談
黃帝傳當
冠于子瓊
之前列左
碑周舉之
上於例乃合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

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兒

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已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

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

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已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

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文實

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
衆不遇以壽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

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

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曰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

龔為作之其人為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

永初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

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

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

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

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

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曰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曰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琦數引古今成敗曰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

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自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盡婦

道周興二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姜有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

前書外戚傳即載后妃故以此箴指后妃言之獨於意然琦自拙於為文故箴其當但據呂霍上官丁傅王氏禍敗言之也

子遵云按梁真
驕恣琦不敢言
正言故后妃言之
放異覺悟也若
能真諫則与杜
李齊名矣

伊尹為之勝臣佐湯致王訓正
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
宣王晏起姜后脫簪
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

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
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
皆輔主呂禮扶君呂仁達才進善呂義濟身爰
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

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
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
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
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
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圯剝至親
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竝后匹嫡
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適於靈公夏
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
匪賢是上番為司徒
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

荷爵負乘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矣

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憚犬也音味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父都向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
謂惑婦已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

孤謂紂為獨夫也
蝠蛇其心縱毒不辜
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蝠及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

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剝剔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呂禮而競獎呂權先笑後號卒呂

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

末嬉喪夏
末嬉祭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

王嬖褒姒為
犬戎所殺也
妲己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

強主父憐章北面臣誦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
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

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
戚姬人豕呂宗呂
敗
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李武帝陳皇霍欲鳩子身迺罹廢
李宣帝霍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
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

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為風風讀曰颯梁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

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迺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曰救禍敗及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

畏高高遂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

之客哀其志曰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

不忍也忍忍雅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

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曰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

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懶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

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

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今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一上

國學記聞注言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言青為黑之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然也所謂玄黃改色即此事

蕭何故事過吏不知出于何書

崔琦有七言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七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文苑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

升少好學多關

覽而任情不羈

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

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

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

物何益

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綱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

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及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為

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郵謹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

豈已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

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

得免壹迺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

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骹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秦越人

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煬鍼砥石以取三陽五

會蘇見史記有問太子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

車軫說文軫車輻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于象天左手法地今

所賴者非直車軫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斗極還之於

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

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顯言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駢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

獸機檻也穿地陷獸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

羿子毅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

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毅引弓也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

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已書心外用告天

天平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已舒

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呂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

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

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蓋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媯名執撫拍

豪強嫗媯猶偃僕也嫗音衣字反復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捷懾逐物日

身長九尺美須豪眉善相者云任不過那

富月昌捷疾也懼懼也急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

斯瘼之幽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

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信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以迎吠關梁

閉而不通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

待燃柂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

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

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

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

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髀高亢婢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故倚

音髀曾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

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

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

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與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

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

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已託名者迺日往到

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

伊優抗髀

何云苛賤狂易敗常亂俗此我民也彌衡沿習其風遂殺身於庸夫之手可不戒哉

秦客魯生

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

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

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呂相明

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

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陟迺與表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呂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呂釋遙悚今

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迺知已去如

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

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

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

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呂貴下賤握屐

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

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呂夙

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

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

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

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象袂戢屨質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疾動膝炎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吕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於家初

表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

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梁宗室子孫而

少孤貧賣書於市吕自資常疾世多利交吕邪曲相黨迺著破群

論時之覽者吕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

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

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吕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吕

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吕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吕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

音子隨及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吕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吕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吕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

不同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吕救過為正吕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吕宗廟之靈得係首領吕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

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不

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

夏其寵大矣寵祭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

曰恭祭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

之欲吕殛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

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焉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何云魏志注中作名

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呂弊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

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

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季

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

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論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

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

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

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鞞呂逆文為成勃鞞

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傳瑕呂順

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呂

憎忤取進申侯呂愛從見退考之呂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呂義為

斷不在憎愛呂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

謂也桓帝時舉李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礮礮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

礮礮之山居三年礮礮大穰礮礮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吾雖小案猶有

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

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

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呂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

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呂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

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

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迺成

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

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怨此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

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蔡

二國先為楚所滅也迺作斯賦已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曹胤也高陽帝

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

驚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王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豸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

五服攸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也竭四海

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

今蘭籍桂 酒兮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已回望兮冀彌

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浴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

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

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摳聲淫堙心耳乃志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

竹群分被輕桂曳華文方言曰桂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綺也綺綾也

縱輕軀已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已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

是歡憮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

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已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蹙也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

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耀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辰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

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

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鱧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

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

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

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

老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履躡也惘焉若醒撫

劍而歎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

之輔桓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

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

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

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

詳此賦旨蓋 刺桓帝 形便娟以嬋 美若流風 靡草今草 嬋娟若秋 風若白芷也

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雖齊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

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迺育之曰仁臨之

曰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

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曰軍事徵召

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

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

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

朗字景興魏志有傳

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

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

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

濟濟之在周庭無曰或加

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風孤不盡

家訓

髻剪髮為髻也亂毀齒也

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

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

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

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非所曰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曰烹雞

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

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

竊恨邑

恨邑憂憤也

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積久在煎熬臠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

若曰年齒

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曰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曰

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亭林云蔡邕傳

邕亡命江海積

十二年當平元

年黃巾賊起以何

進為大將軍正

邕亡命時無像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得奏記薦人也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

多服其能理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也舒吾陵霄羽

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

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

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

下案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

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

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

和伯樂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羣

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

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曰昭其

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

還輒難柴日讀書難古然字常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作矯世論曰譏切當時而徒

入山中覃思著述也賈辭也曰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曰自寄又案漢記

撰中興呂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

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

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

妻始產而發死

此篇言不得子當時家貧如和附於頭也

吾郡之文自義始

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彌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下滿友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適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

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對字伯達河內溫人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為潁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

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廚也唯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

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容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

能俾乂俾使也又理也

遇危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

竝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督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呂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呂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

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謂子西曰夫闔閭間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鷲鳥累百不如一

鷲鄒陽上書之言也鷲大鷲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

而制終軍欲呂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其命

劉攽注有腹大案有腹有腹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已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

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問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

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飛免驥裘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免驥

曩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已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

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而呂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

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

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

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蹠蹈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蹠地來前蹠蹠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

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友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名則過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紺友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

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女二友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

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因

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說文曰棨

大杖也音坐大營門杜預注左傳曰袒近身衣也音女二友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

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

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已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

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呂抵地，抵擗也。表憮然為駭，憮然怪之也。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呂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呂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

上釋名曰：外挾而長曰蒙衝，以衝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視

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物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宦者傳。欲

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

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有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抽心呈貌

非雕非蔚。雕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揚雄

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履澤於說云薛包父娶後妻而包色介出。包驕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遷于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遷。乃遷于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慚而為之。大拒暴戾。性人允人。有此根者。終必發而後。惟不存。無志。雖屬撓而莫能。有如此油。麻。為物。不中。有油。如。加。磁。拌。則。油。復。出。如。使。以。梓。春。米。雖。如。粉。七。無。油。耳。薛。包。以。事。父。母。心。適。不。如。則。居。於。里。門。自。帶。人。心。以。女。適。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奉。養。益。勤。蓋。不。無。暴。戾。根。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獨行傳第七十一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

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

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

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成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且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

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何之注語不知何所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

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

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太子多橫天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如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今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

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巨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

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竝舉玄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聞私也因自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

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巨毒藥太守乃自齋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

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

河云案玄當作皇字行天子

呂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呂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呂中宰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呂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呂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

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呂病去官杜門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

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

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賈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賈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脅呂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呂業為酒

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呂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

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呂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

不起賜之呂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呂區區之

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呂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

國不居論語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

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呂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貴貽當附傳林傳中

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臣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臣高位，皆託青盲。臣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臣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竝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臣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

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

尤高。宜蒙表擢，臣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續漢書宗正丞一人。

比字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

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呂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呂矛刺之時小吏所輔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前叩頭求哀願呂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呂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呂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

脅漢將因呂節搃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呂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出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營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越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

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

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

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言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

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編

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
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琴中脩者餘悉降

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呂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

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
所已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呂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

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呂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呂病乞身徙諫議
大夫數納忠言後呂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

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

子秩六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

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呂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豈可呂刀鋸之餘下見先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吳人守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
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
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已死贖君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
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已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
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
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
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竝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

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
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
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已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
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
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
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

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兩何敞

兩字性化
周校

范式字性
李善陸續
范并五傳
敘致精工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已託死吾歿後但巨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書巨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巨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

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

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貧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

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曰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

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

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

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

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

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

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

何云勸忠宜於
善并續六拜舍
人則善不敢逃嘗
而事續尤為有
然非聖主無此
合宜也

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音汁也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
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竝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呂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呂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呂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
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字少林純恂音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
下有金十斤願呂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即鬻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
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
恂前即言之於縣縣呂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
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
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
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
之大恩久不報天呂此章卿德耳恂悉呂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
厚遺恂恂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恂休自與
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恂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
除郡令到官至齋亭音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恂
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

處上雍
李有之字
應去為問
姓名

自正雍本
有恙字

寬之聲恠。恠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

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

何云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不立此吳郡由拳當會稽

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曰：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呂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曰：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

雍本無上

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曰：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曰：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曰寸爲度。是，曰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與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曰：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充州龔丘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

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已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曰：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乃追，曰：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遺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曰：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遮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曰：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

案魯不博不以
永元三年拜陳留
太守視事三期但
平博不云為博士
或是並為侍中也
平當作平

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
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
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
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
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
隱士大儒務取高行曰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
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
下音假借
音子夜反曰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
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傑曰匡不逮惟諸君
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
曰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
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
昨日也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曰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
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
郎將年八十八曰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曰杖卒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
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
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曰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
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
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
生蠱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曰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
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
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曰為窟室
晝則隱窺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

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

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曰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雲不

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曰詭責也

重乃密曰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

持隣舍郎絝曰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曰償之後寧

喪者歸曰絝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

受罪曰此黜退重見義去亦曰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

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如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

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曰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義乃曰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曰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立乞贖義

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

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用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曰後

遂稱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義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

使持節督

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

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

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

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

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

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

呂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呂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

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呂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呂

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呂猶急不

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呂為侍御史因遁身逃

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

子捃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麥得五斛人尹臺遺之一斛或寓息客

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

罪又辟太尉府呂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

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呂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

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于飯寒

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附

河云下文王子炳即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執利為考

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

異至于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

為友李公被雅在相帝建初九年去

史雲沒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今皆

不在制之在爾也

王奐考為城令以

仇覽傳恭校本

桓帝時事

雲之友別有李

子堅史家因氏

與字偶同遂系

李公以實之大書

于前爾

生于永初六年壬子

也隱音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

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

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者二

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好廉自勉曰節也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

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鉄斧使就挾於肘

腋鉄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由今之鉄也張揖字詁云由刃也鉄音華按說文字林二蒼並無鉄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

令冷每上彭考彭節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

也丁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馬通薰之本草經云馬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滅絕又復燒地巨大鍼刺指爪中使呂把土爪悉墮落主者呂狀

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呂骨肉拒

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呂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

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

駮忸行無義忸快也猶言慣習駮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

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

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

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遠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呂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

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呂擊郡苞率步

何云此真清狂
不慧之徒如何
以區獨行當為
其有時依然正
色耶

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目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曰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已塞賊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目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目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
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土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郇侯郇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目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少為書生性卓詭

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綠也从糸肖聲音消

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

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

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

乞句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竝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

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

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

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

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

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中不請乞已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焚茅已自環焚乾草也潤世已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已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起焉拂已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已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已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已此獲福

貴子申甫則自己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

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寡婦為廢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

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

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

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已

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已

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已義行稱鄉里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

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

州政事欲曰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

獨行傳第七十一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後漢書八十一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方術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曰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

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

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

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

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五鈐篇及

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

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並兵

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曰探抽冥蹟參驗人

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深也區域也其流又有風角道甲七政元氣六日七

何云並謂不如此

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顛傳道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

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關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航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

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已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

或曲辭曰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慶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

識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

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文以識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曰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曰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

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是已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

曰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

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核音五愛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

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

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

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

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曰弘補時事因

河云方術列傳以識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主文誦諫也從馬之日者魯策及圖前書莊弘兩夏侯京翼李傅變而用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合蘇竟楊厚郎顛表摺摺于此傳前者王喬及冷壽光以下諸人且著明其流為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於勸誠耳

內學

合表之云也。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氣祕要文公少

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舊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

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

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

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

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

遂曰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

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

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也。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筭。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

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

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郡也漢少師事東海

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

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

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君來何遲仲子具曰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

呂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

向云方有

至自當

飛行此不

待明曉風

角也

文公預刺

五月日固

由古術城

春夏之交

久早宜防

大水湧溢

則又常理

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

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溟埤蒼曰溟噴也音冥執法

奏為不敬執法紀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曰動憲乃當車拔佩刀曰斷車鞅鞅在馬胸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

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

伏地稱眩脅不復言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

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曰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

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

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

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

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

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曰

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時人異焉後曰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神仙傳憲
操郭憲及
樊英二事
屬之東巴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也少遊

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

鉄鑽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

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

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

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

自往問何已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

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之禮計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

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烏焉乃詔上

方訖視說文曰訖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

城東土自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

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所禱無不

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

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費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

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費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

敬公常性可對子陵故態

曰疑作曰

高獲祠可對漢書

何與事尤不怪不應志恒

詐作識

七月廿八日正月

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曰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此益禮信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

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飛逝不集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敕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

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

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

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

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曰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

綜校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曰

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

勗臣懦弱董督也最勵也得曰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

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

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

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曰求譽不馳驚曰要寵念存遜

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

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

郡時從主簿受領前書謝夷吾後有劉孫兩軍載列女

此文殊其神明不類班固所作

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驚器非其疇也疇類尸祿負乘

又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曰

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曰行春乘

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

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塚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

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

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

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也郡發庫兵擊之又風吹削哺哺當作柳音字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授之

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曰問由由對

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

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由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

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楊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

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

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曰為無

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

度宛陵浦里旂宛陵縣屬丹陽郡旂以舟濟水也馬跪足是言曰不得速跪屈稜乃服焉後

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奉縣人妻晨

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已，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黃鵬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

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曰：「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二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書也。

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

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
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
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曰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
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
業翳遂隱居窳跡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

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喪身
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

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
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
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
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
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
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
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
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鹿人也人多曠者而
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
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

合藥東
從者創

孟舉偉
舉當是
其字史
家失三
之名也

莫之能守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際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

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

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

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舍孽佑助期山在今鄧州新縣北即張隱於壺山之陽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

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

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

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

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

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

李昂謝承書曰昂字子然鄴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

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綬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

行卒也

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徵致嘉禮遺詣

公車將已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讓郎

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於家子顛自有傳

陳留楊倫謝承書曰倫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策嘗隱居野廬以道

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策嘗隱居野廬以道

遜安帝公車徵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竝不至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何云英厚之徒其文章禮樂安在

其中無物而欲為高論以晉宗文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原憲居環堵之中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原憲居環堵之中也

所以歸于無用也
然置英于方術中
却于史法最得其
宜此條錄後論

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
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
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
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
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
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
斛如有不幸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
僉曰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
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
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
曰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
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

英順王
逸議

驗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
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
也其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
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
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

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曰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

類聚物以羣分

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曰然也然

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眾原其無用亦所曰為用則

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

樂適末或疎

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

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

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

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謀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禮道隱逸之士也曰

為力詐可曰救淪敝文律足曰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

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曰夏變夷

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西川也國尊氏嗣而南

後漢書八十二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方術

范晔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

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

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

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

異之應檀曰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也而在蕭牆之

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

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陽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

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

著書二十八篇名篇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又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
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
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
之世百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

在天得之有命百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猪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百高第爲主事遷繒相

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

時繒侯劉

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佞放恣穆到官謁
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百弔小相明侯何因得
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
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

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
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
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
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百東
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
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
名

謝承書曰穆子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
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詩命

太山主人生死

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百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

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

太山詩命

今世所傳易林者氏起即峻所著也氏不聞有書也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召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召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莒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之類也從孤擊虛召討之資具召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召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父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

師攻之可召全勝熲從之果召破賊於是召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召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

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褻秋豪之善貶織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云

蜀志曰密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弟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辭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

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

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

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鍼石之

間毫芒即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已臨臣臣懷怖懾已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

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唯本作不

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言恐懼之心，加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音徒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遊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言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心識分

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

令先言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

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言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

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

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蟻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

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

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

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而飲以亭歷，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器器高二三尺，滿百灌，佗

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溲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

是脾半腐，可剝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

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蘆甚酸，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蘆大者

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

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
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言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

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

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

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

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

故療之宜殊，即各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言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藥明日，竝起者也。而不知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

小字叔治

何云郡守事以依
托呂氏春秋文
齊王語為之

因臏患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膽。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他別傳曰：有人病腳蹙不能行，他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

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

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

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

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也。呂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腸癰下痢效之
所吐非從肺來二
白赤分曉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性別傳曰：吳普從仙學，微得其力。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足曰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

於人者，佗授曰漆葉青麩散。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漆葉屑

一斗青麩十四兩，曰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

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

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

者列於傳末。何宜以蘇竟揚厚郎，顛棄楷藥，巴李卻，樊英，謝夷吾，單颺，董技，為一傳。用此文法，附任文公。以下後諸神怪事，獨取章帝時壽光侯而撮曾氏兄弟論左慈甘始，語存其略可耳。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

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

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鵲息。鵲音后，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萇注曰：鵲，雉也。山海經曰：文凡之山，多白鵲。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

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

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

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鹿鹿傳世。

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二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

...

...

...

...

...

...

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

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

溪水之上

鄺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曰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

禁枯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

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

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

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據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

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

能入也

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已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

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

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顧念也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

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為縊死大小驚號遂

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斤石於

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曰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曰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敕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

老鼈仍作太守章服

曰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二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劉放事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本作住字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拄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鄜元水經注曰魏明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竝行應之竝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賣藥會
稽市此在
分吳郡
明字景子
後
枝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召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

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

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呂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

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猶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為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單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嗚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奉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日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奴辜能變易物形呂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時有

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

為魅所病，疾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疾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疾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疾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

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

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

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頰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刻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颰，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孰，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樂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

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

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

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

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噓，如在胎之中，噓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

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

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曰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

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

與

尸解

魏志注中作字世雄

晉曰幽顯罕為明燭然不特於遠處風氣亦於近處燭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下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言以上諸子書皆對其時情勢而發



